

1917

第三帝国废墟上 我的青春

[荷兰] 鲁道尔弗·卡尔 著
蒋佳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回忆 第三卷 我的青春

[荷兰] 鲁道尔弗·卡尔 著
蒋佳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3812

© (2015) Rudolf Kahl

Uitgeverij XTRA,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第三帝国废墟上我的青春 / (荷) 卡尔著；蒋佳慧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597-7

I. ①回… II. ①卡…②蒋… III. ①漫画—连环画—荷兰—现代
IV. ①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6978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文 珍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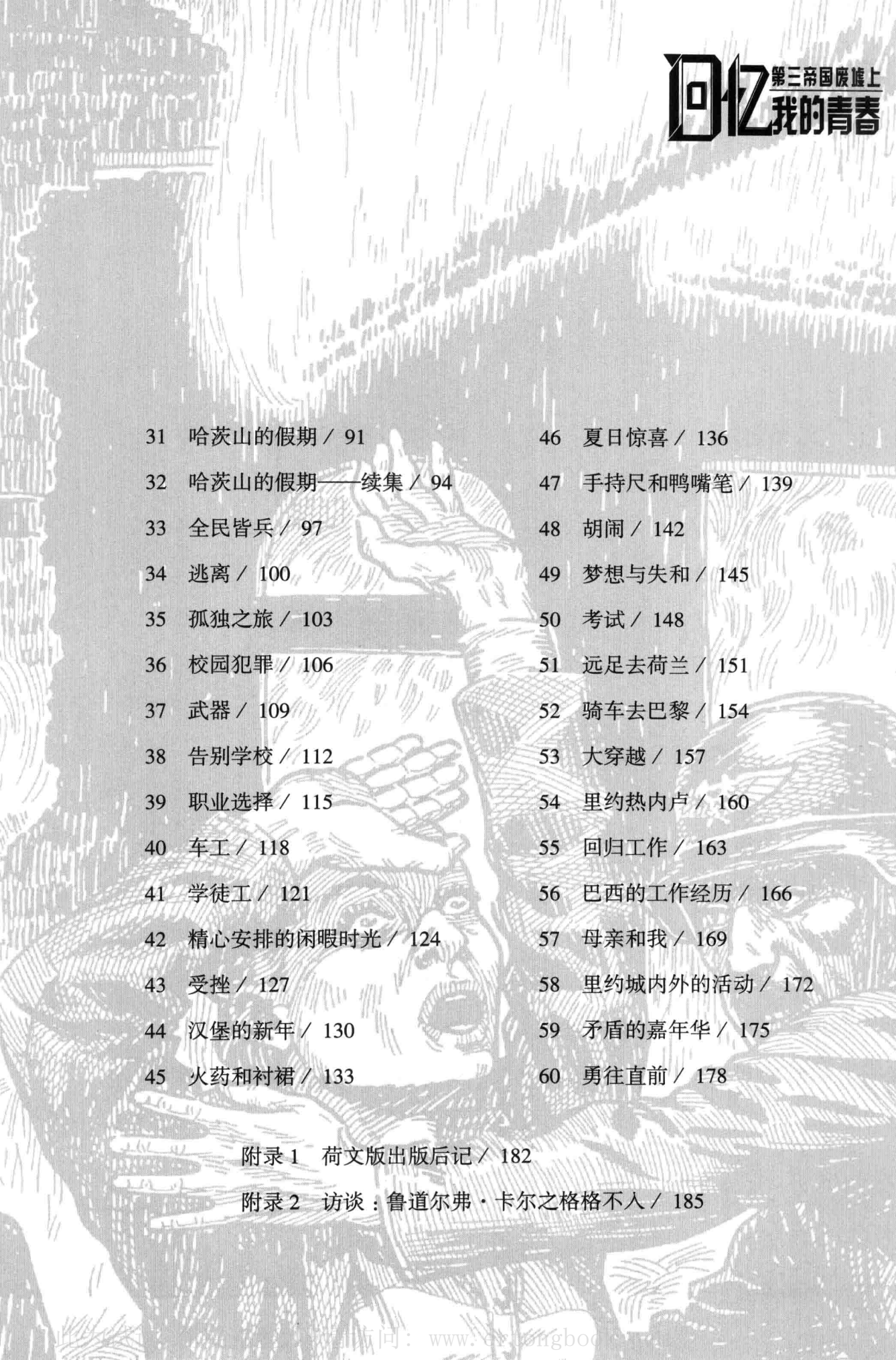
书 号 978-7-02-010597-7

定 价 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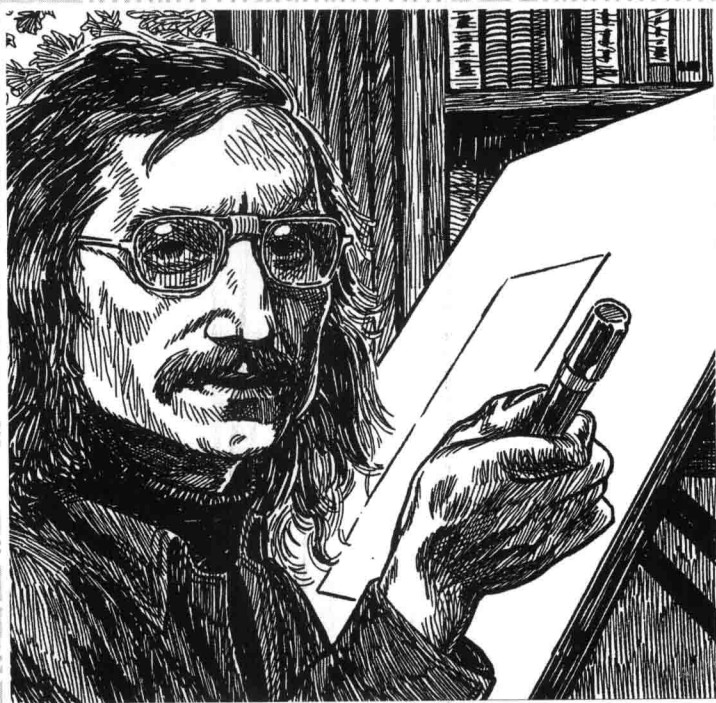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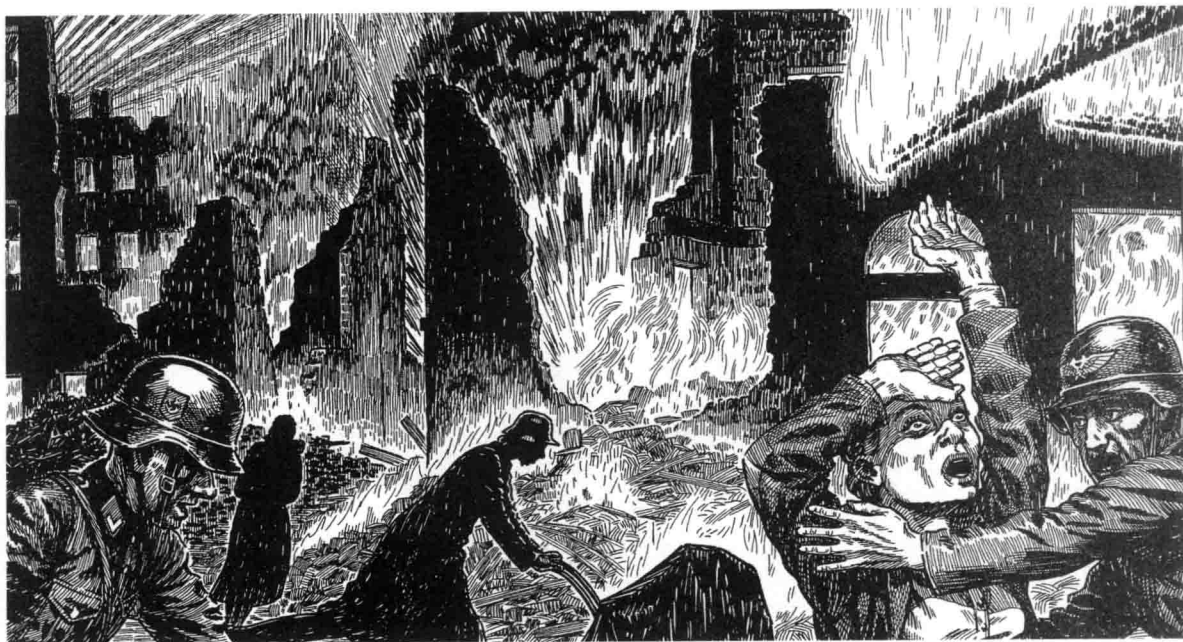
- 
- 1 缘起 / 1
 - 2 我的父亲 / 4
 - 3 本土经验 / 7
 - 4 漫步 / 10
 - 5 对比 / 13
 - 6 玩具和游戏 / 16
 - 7 其他游戏 / 19
 - 8 家里的女人们 / 22
 - 9 责任 / 25
 - 10 生病 / 28
 - 11 上学 / 31
 - 12 放假 / 34
 - 13 “阴宅” / 37
 - 14 “阴宅”——续集 / 40
 - 15 外祖父母 / 43
 - 16 “息止安所” / 46
 - 17 寻找回忆 / 49
 - 18 坐牢 / 52
 - 19 告别学校 / 55
 - 20 新“家” / 58
 - 21 养父母 / 61
 - 22 日常生活 / 64
 - 23 在学校 / 67
 - 24 课余时间 / 70
 - 25 木鞋和鲜血 / 73
 - 26 出行 / 76
 - 27 街道和操场 / 79
 - 28 管教所 / 82
 - 29 谋杀和过失杀人 / 85
 - 30 下流的小男孩和小男人们 / 88

- 
- | | |
|--------------------|-------------------|
| 31 哈茨山的假期 / 91 | 46 夏日惊喜 / 136 |
| 32 哈茨山的假期——续集 / 94 | 47 手持尺和鸭嘴笔 / 139 |
| 33 全民皆兵 / 97 | 48 胡闹 / 142 |
| 34 逃离 / 100 | 49 梦想与失和 / 145 |
| 35 孤独之旅 / 103 | 50 考试 / 148 |
| 36 校园犯罪 / 106 | 51 远足去荷兰 / 151 |
| 37 武器 / 109 | 52 骑车去巴黎 / 154 |
| 38 告别学校 / 112 | 53 大穿越 / 157 |
| 39 职业选择 / 115 | 54 里约热内卢 / 160 |
| 40 车工 / 118 | 55 回归工作 / 163 |
| 41 学徒工 / 121 | 56 巴西的工作经历 / 166 |
| 42 精心安排的闲暇时光 / 124 | 57 母亲和我 / 169 |
| 43 受挫 / 127 | 58 里约城内外的活动 / 172 |
| 44 汉堡的新年 / 130 | 59 矛盾的嘉年华 / 175 |
| 45 火药和衬裙 / 133 | 60 勇往直前 / 178 |
- 附录1 荷文版出版后记 / 182
- 附录2 访谈：鲁道尔弗·卡尔之格格不入 / 185

1 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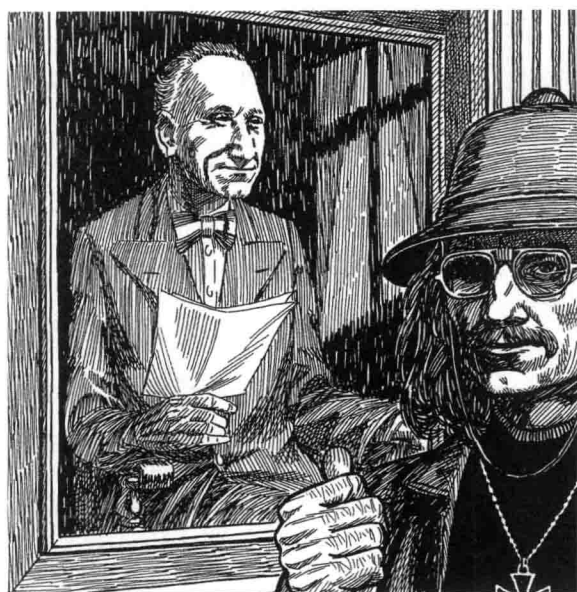


我们为何要追忆过去？为何会旧事重提？回首往事，有心人会发现，生活是循序展开的。这一认知能帮助人们最终掌控一切。



1943年，汉堡。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试图在“全面战争”的阴影下生存，而我则在废墟中哭喊着，觑见生命之光折射出从未见过的耀眼色彩。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做了错误的决定，信任了错误的人，坚守了错误的信念，于是在此刻需要

为这错误付出从因到果的代价。关于这场战争，我什么都没有记住，可它遗留下来的东西永远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属于被上一代人的罪恶打上烙印的人，而这一点我在很久以后才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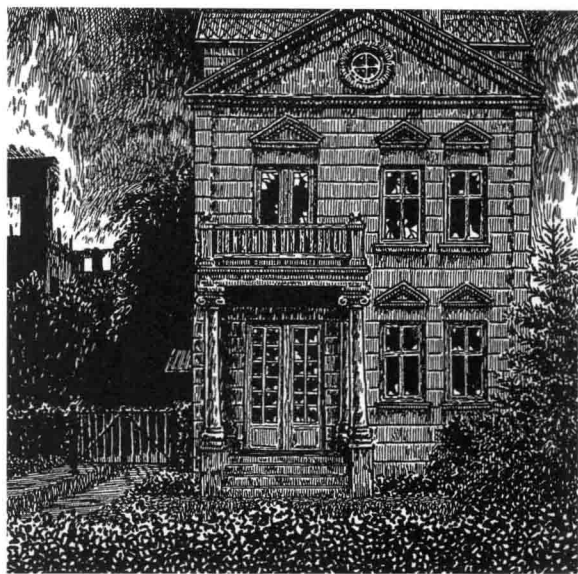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其实是个移民——他拥有东普鲁士的血统。那片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波兰的一部分。关于这个男人，我只剩下零星记忆，还全是负面的。他为他的工作而生，这一点和我一样。在他的世界里，亲友居于次要地位，孩子更是叨居末位。在他的圈子里，他被视为“亲切的”——在他去世后，一份报纸如是说。那一年，我六岁，他六十六岁。



我的母亲是一个漂亮女人。从某种角度而言，她与我父亲相当般配，不过他们一直没结婚。她很冷静，言行稳妥，在相当程度上具备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格。然而，一直以来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她原本想要一个女孩，而我却是一个过度活跃、资质平平的愚钝男孩。虽然她竭尽全力，可她从未真正幸福过。最终，当某种毫无治愈希望的绝症降临到孑然一身的她身上时，她在里约热内卢选择了自杀。



我父母的房子里住了三个女人，她们和我的父亲（后来他将缺席）组成了一个怪异的家庭。这些女人包括了我的母亲、我父亲唯一婚姻留下的女儿（其母则在柏林的一家精神病院里过着植物人生涯），还有我父亲的女合伙人。后者是一位友善的老妇人，她为我朗读对我而言还太过深奥的书籍，从而潜移默化地为我日后的教养奠定基础。



我们的居处是周围唯一一所战火中幸免于难的房子。炸弹被板岩屋顶反弹，落到院子里，陷入被雨水润透了的土地。1943年，在我们这一区饱受战火洗礼后，人们从院子里挖出了四十八枚不同口径的磷弹和烈性炸弹。整个区被一片火光笼罩之际，它们被弃置到了街对面的小森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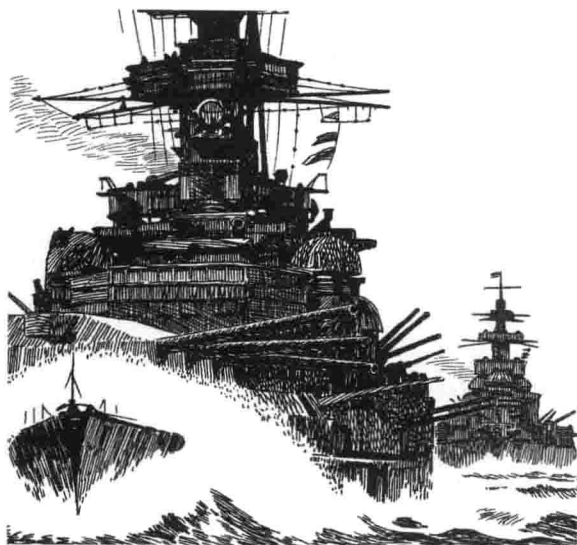
我的幼年和最初蹒跚学步的日子是在游戏度过的，那是一片令人无比激动的所在，位于碎石堆和过路坦克之间。坦克上载满了友好的英国占领者（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汤米”）。我们住在高速公路〔注：原文此处为德语〕旁一个巨大的军需仓库和被英国人征用的两处营房之间。我就是在这片满目疮痍的神秘场所中长大，成长过程伴随着持续作响的履带声和重型发动机的轰鸣。



周围的废墟为幻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这引领着我们去摧毁那些炸弹的残留物。游戏往往是模拟最近的过去。我们熟知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故事，却换了种玩法，好人被称作“汤米”或是“艾米”，而坏人在战斗中往往自称为“纳粹”。



在这里，我要再次提到我的父亲，因为他的一部分最终在我身上得到了延续。这些传承极其重要，而且往往与我自己的理念截然相反。尽管我的父亲在多数人印象中是一个随和的伙伴，可对于为他工作的人而言，他却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我从未真正认识过作为父亲角色的他，因为我无法回忆起任何一段清晰的家庭生活。他甚至不会在餐桌上为家人分肉。根据资料显示，虽然他在工作上与许多可疑的人有过往来，可他从没成为过纳粹的一分子。



我的父亲对现代制冷技术的发展有所贡献，并在战前就已较为富裕。他设计了冷凝机和冷藏箱。此外，他还开发了净水技术，制造了能够从最肮脏的污水中提炼出饮用水的机器。当战争爆发，德国战舰和潜艇周旋于敌人的船舶之间，四处播撒死亡与毁灭的种子时，他的机器实现了不需停靠港口就可在行进途中补给用水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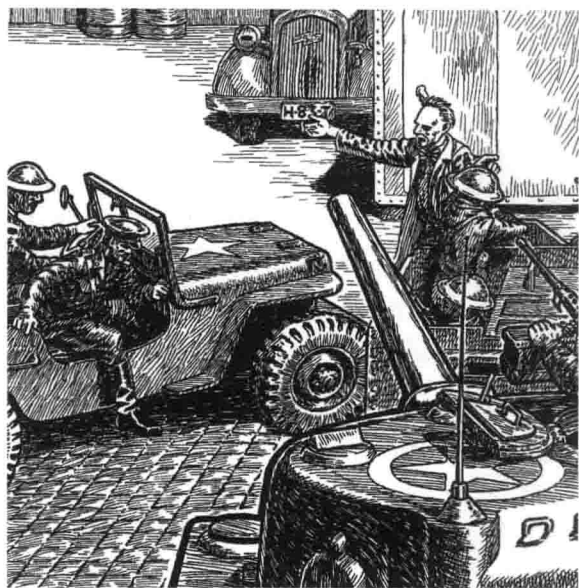
可这个男人的志向远未止于此，尽管故事到这儿变得模糊而又复杂。历史资料显示，那时，



只有美国在忙于制造核武器——日后，这两枚原子弹被投至广岛和长崎，迫使日本投降。英国拘留营里的德国学者们对此极度震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应战胜方的要求，在理论上开发同类型武器，而暂时将道德问题搁置一边。那么我的父亲又为何要应政府的要求提炼只可在释放核能时供中子流减速和调制使用的重水（D₂O）呢？其实，重水是由德国人以自然形态从挪威北部的北冰洋获取的，直到纳尔维克战役后他们被英国人从这个地区驱赶走。由此可见，重水的存在可能与水温直接相关，而与我父亲的实验并无多大关系。



幸运的是，虽然德方的活动受到了盟军的高度重视，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无果而终。汉堡被英军占领的那天，一支由英国情报局掌管的队伍从城里穿过。他们正是要前往进行试验的地方，也就是我父亲所在的工厂。英国人想要阻止这些材料被偷运到尚未被他们占领的地区。



据说第一辆坦克开进那片区域时，我的父亲正如往常一样在工厂上班。在受到突如其来的干扰时，这个有几分不谙世事的男人跑到外面，大声疾呼：“这一切有何意义？”然而新的统治者没被打动。也许他们只抑制不住地想要狂笑。



英方的指挥官发表宣言，类似于“你们的工厂已被没收，你被捕了！”〔注：原文此处为英语〕有目击者在事后证实，我的父亲对这些不请自来试图扮演上帝的英军相当无视，以至于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父亲得以幸存下来，兴许还多亏了英国军方授意活捉他的指令，他们的目的是要从他口中榨出一些情报。因此，与成千上万（不包括集中营受难者）已然丧生或在世界重见和平之日前死去的人相反，父亲没被扣上战争遇难者的可疑头衔。



正如多数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一样，我父亲的生活尽管略显拮据，却仍得以维持生计。由于英军把我父亲的工厂挪为他用，于是，父亲为和平大计，在更小范围内开办了一家新的公司。他们对他听之任之，只是依旧牢牢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还记得英国情报局的一位凯利少校〔注：原文此处为英语〕会时不时来惬意地跟他聊一会儿纯爷们儿之间的话题。



然而不愁吃穿的年代已经过去。眼下，没人还会静守净水设备的到来，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新的需求，可这项工作仍在继续着。与此同时，父亲不拘小节的生活方式与他开起了玩笑。他的动脉硬化导致了严重问题，大脑供血不足，末日就在眼前。1949年，父亲去世，丢下四个女人，其中一人被永久地藏匿在了柏林的精神病院。我与余下的三人一同留在了那所大房子里，那是一所令最积极乐观的灵魂都望而却步的房子。



战后第一年，英方的坦克和卡车纵队时常从我们的街道穿过，这让我不得不待在院子里玩耍。在那里，我本应与怪物的化身——一只牧羊犬和一群鹅，共享可支配空间。可经过和鹅们的一轮激战之后，我明白了自己最好老实待在前院和内院。



当鹅被藏起来或是被吃了，我就又可以入侵后院了，当然前提是给牧羊犬留出足够的空间：它的领土范围是由链条长度决定的。这个来自地狱的动物名叫格雷夫，它显然只钟情于花匠。这名照顾它的花匠在被解雇时偷偷把它带走了，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却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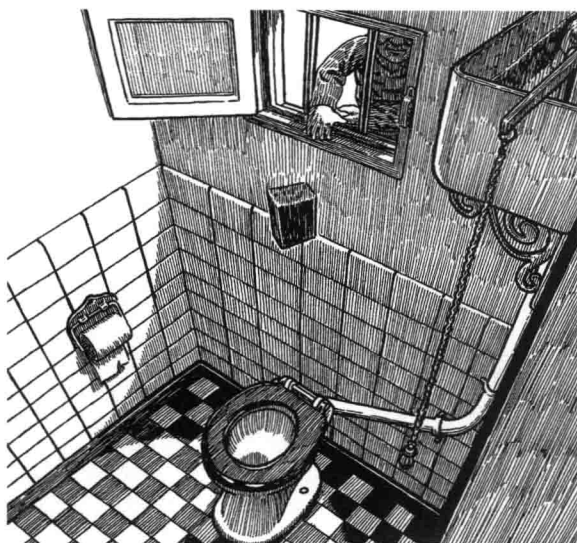
故事继续：同样是这个花匠，曾在1943年把一枚燃烧着的磷弹从一楼阳台搬到了森林里，从而挽救了这幢房子。他的手也因此被灼伤，尤其其他的左手终身不愈。我不大确定他当时真是眼明手快还是只为了逞能，但无论如何他付出了牺牲。这个好人受雇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当我们山穷水尽时，他最终不得不和其他人一同被解雇。



关于花匠，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把枪弹里的东西放在沙盒边缘点着，以此向我展示枪弹的运作原理。火光闪烁，嘶嘶作响，木头上出现了一处被烧过的印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几乎惹火了屋里的每一个人。显然，无论是对火药还是对好奇的小男孩，他们都毫无防备。



他们的坐立不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一直试图搬动用来分隔内院和高处后院的大石头，把它们拖去别处。这么做显然很糟心，这样，院子里的土会掉到内院里。可作为家中最年幼和最富有创新精神者，大家不该对我的艰苦尝试视而不见。



当我受到严重警告，从而令自己的地面活动大大受限后，便开始尝试以其他不那么醒目的方式满足我乾坤大挪移的需求。一块散放着的砖头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位置显然不合时宜，于是我搜寻的目光落在了地下室打开的厕所窗户上。要穿过窗户的栅栏把那么重的石头弄进来可不大容易。而当它快速坠下，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后，将抽水马桶砸成碎片那一刻，我知道这次我逃不掉了。



抽水马桶还没来得及更换，我就又开始给卫生间找麻烦了。这次的起因是我尿尿时不小心注意到了一个小绿瓶。那里面装着一种看起来像水的液体。在品尝以前，我先动用了嗅觉，在瓶口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不到氨水的瓶子远比抽水马桶结实，掉下去时碎的居然是马桶。不过这一回，是二楼的马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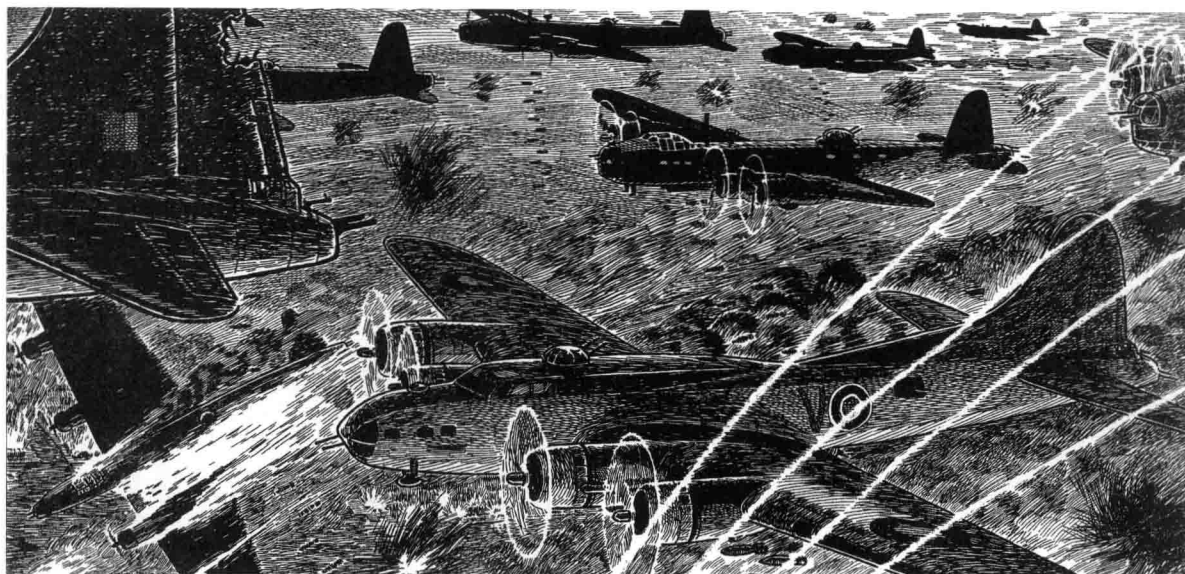
受此惊吓，悔恨的我在走廊的衣帽架下找到了一个藏身处。真想不通他们怎么那么快就找到我了……诸如此类，我自小积攒的不堪回忆和倒霉经历真有点儿太多了。



有一次，我被沙盒边缘绊倒了，这让我明白意外有时就在拐角处。摔倒时我的额头磕到了沙盒旁的铁皮盖一角。好在那儿离母亲的工作室不远。这番景象想必然是好看——她的小儿子尖叫着，额头的鲜血汩汩流淌，滴落到脸庞和衣服上。她立刻如神兵天降来到急救第一现场，并带来了安慰。这可比打屁股强太多了。



战争结束后，据数据显示汉堡百分之五十三的房屋化为四千三百万立方米的石堆。最糟的一处废墟是1943年夏天的空袭造成的。由于海面刮来一阵强风，重灾区的大火渐成燎原之势，其强度足以毁灭一切。人们始终难以知晓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火和热风。据保守估计，有四万八千五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没能逃脱火魔之爪，在地窖、防空洞和街道上窒息或是被活活烧死。



这场灾难始于盟军对德国空军在伦敦和考文垂轰炸所作的回应，事实却大大伤及平民。盟军成功地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冲突的规模和效应。他们并不必轰炸整个汉堡，而仅仅集中攻击了划定的重点经济区，就有步骤地把这些地方夷为平地。1943年7月25日，正巧是我出生满六周的

那一天，六十八架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在汉堡上空不期而至。次日，五十四架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17接踵而来。7月27日深夜，七百三十九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从上空飞过。29日至30日间，英方还进行了七百二十七架轰炸机的加演。



这么一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某些地带在战后相对没有受损，而其他地方却在方圆几公里内化为乌有。比如在巴姆贝克城区，就只剩零星的几幢房屋孤零零地屹立着。

1948年，我开始在木制滑板车上进一步探索周围的环境。这一冒险之旅常常延伸至约六公里外的汉堡中心。那时，马路上基本见不到车水马龙，荒凉程度让汉堡看上去简直不像一座城市。



人们居住在地窖和废墟,抑或原属英国的“罐头式住所”,就是所谓的半圆营房〔注:原文此处为德语〕。此外,他们还蜗居在所剩无几的旧居和用碎石搭建的临时居所里。住房匮乏成了一大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每天都有新的难民从东德地区涌入的时期。



那些从战争末期开始认识汉堡的孩子们,例如我,对时下的苦难知之甚少。对我们而言,战争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游戏天堂,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攀爬,肆意破坏,到处搜寻。我们总是在寻找隐藏的宝藏。有人找到了一顶消防员还是防空员〔注:原文此处为德语〕的头盔,还有人找到了防毒面具或是手电筒。我则很幸运地得到了一辆损坏不太严重的小火车,玩了老半天。



一次漫步旅途中,我走到了高速公路〔注:原文此处为德语〕旁一处英方建造的军工厂。一名友善的汤米兵与我攀谈起来。虽然交流得很费劲,但是看得出这个陌生人是善意的。他把我带到围墙后面,想给我看些东西。这种好事也就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发生。



汤米兵从一个空油桶里变出一个铜制喷雾嘴,在演示完如何操作后,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玩意可太稀罕了!我骄傲得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把战利品拽回家里,并把这份珍贵的财产小心地藏花园里的灌木丛下。然而第二天早上,我的战利品却不翼而飞了——这件事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